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八義
第二十八回 鑽雲燕子離山逃命 金翅大鵬獻寶投降

蓋世英為救焦青夫婦，逼得他沒有辦法，湊不夠銀子，在樹林裡劫道。正好碰上有個騎馬的，帶著四個家丁。蓋世英一想，這小子有錢，劫他。「站住，把買路的銀子給我留下，不然的話，休想過去！」「哎喲！」馬上這個小子一聽，趕緊把馬勒住，招手叫四個家丁過去：

「把這個小子給我綁起來！」

這四個家丁就過來了，各拿著鐵尺、短棒，就跟蓋世英打起來了。蓋世英打他們，那還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情，噉味喀喳把這幫小子打得鼻青臉腫，頭破血流，沒有傷害他們的性命。蓋世英心說：該死的我不留，我們沒有那麼大的仇，我不能要他們的命，就是我護手雙鉤再厲害，我也不能隨便傷人。

「馬上那個小子，你把褥套給我留下！」

「啊——」他催馬剛想跑，蓋世英到跟前，「啪」一把就把他揪住了，「刷——」就把他拽落馬下。

「別動，動一動我就要你的命！」

「好漢大爺饒命，好漢大爺饒命！您不是就是要錢嗎？褥套可以留下，你留我這條命就行啦！」

「你要早說這個，何必我費勁呢？好吧，站起來。」

蓋世英把褥套拿下來，一看沉甸甸的，裡頭起碼有幾百兩銀子。

「你們滾吧！」

四個家丁跟這個頭頭，他們就跑了。但是他們心裡合計：這小子真厲害，將來得想辦法抓住這個江洋大盜。他們走了，咱不提。單說蓋世英，他把這褥套一抖擻，裡邊點了點有二百幾十兩銀子。夠了！蓋世英把銀子包了包，就來到了太湖。

來到了漁船的跟前，一看焦青抱著孩子正哭呢。

「焦大哥，我回來了，把錢也弄到了。」

焦青說：「兄弟，坐呀！錢弄來了，沒用啦，人給帶走了。」

「啊！帶哪去啦？」

「被霍玉坤派來幾名惡奴打手，給綁到他們府裡去了。我知道，我那個妻子特別烈性，到那她就活不了啦。」

「大哥，你別急，你別急，這錢我先放到這兒，我到城裡去打聽打聽。」

「沒有用哇，肯定她沒命啦！」

「不能。這麼辦，我先拿五十兩銀子，這個錢給擱到這兒，我到那兒把人贖回來。」說著話，蓋世英跳下了漁船。

進了無錫城，見人一打聽，前邊就是霍玉坤的府門，離著府門不算太遠啦。蓋世英打算進府，可還沒到跟前呢，一看府門開了，裡頭出來好些個人，抬著一個蘆席捲，後邊跟著一個老頭直抹眼淚。蓋世英過去問：

「老爺子，這是幹什麼的？」

「咳！我呀，這也算多嘴。我心裡也太難過了。這不是嘛，焦青的媳婦，我看她長起來的，兩口子不錯，就是窮一點。他媳婦被這府裡搶來啦，逼著他媳婦跟霍玉坤成親。你還別說呀，別看歲數不大，焦青的媳婦還挺烈性，說什麼不答應，最後一頭撞到牆上，就死了。我在霍府裡頭給他掃院子，乾零活，我這是幫著去給埋了。」

蓋世英一聽，火冒三丈，眼裡這眼淚就要掉下來。心想：這個苦命的女人啊！天下竟有如此不平之事，霍玉坤你這個霸道，有機會我定要你的狗命！一想，我得先跟我大哥焦青說一聲。

蓋世英急忙又來到太湖上了漁船，一看焦青在那抱著孩子正發傻呢。蓋世英把這個情況跟焦青一說，焦青「撲通」就倒在船上了。孩子叫蓋世英給接住了，要不然孩子就摔了。孩子是「哇哇」直叫喚。焦青就昏過去了。

「大哥，大哥，你睜眼哪！」

「楊氏啊，你死的好苦哇！你可把我坑死了！」焦青這才緩醒過來。

蓋世英把孩子遞給了焦青。焦青抱著孩子淚如雨下：「兄弟，我不能活了！」

「大哥，你應該想開一點。我給你回來送個信兒，想辦法得給嫂子報仇！」

「咳，我一個人有多大的本事啊！怎麼能報仇呢？哥哥我苦到了家啦，我呀不想活著啦，也不想連累你，你快走吧！」

「大哥，我不能走，我一定幫你這個忙。」

「幫忙……那好，那好。這個忙，你就幫到底吧！兄弟呀，正好，我剛才打來點酒，買來幾塊豆腐乾，咱哥倆喝兩盅。」

「大哥，我去買點酒菜。」

「不用，不用，咱們倆一塊喝。」

「大哥，心該往寬裡想。」

「哎！……」

哥倆就坐下了，慢慢拍著孩子。

「來，兄弟，乾了這一杯！兄弟，你是個好人哪！天下還是好人多。兄弟，別看你幫我這事沒扮成，心是盡到了，咱倆萍水相逢，不容易，這輩子我忘不了你。來，乾這一杯！」

「好，大哥，乾這一杯！」

「兄弟，我還有幾句話跟你談談。我身子骨不怎麼強壯，我就這麼一個孩子，還不到一歲，她就是我的心。兄弟，恐怕我養活不活她，我把這孩子給了你，你給我帶走吧！」

「大哥，你怎麼能說這種話？大哥，我幫你，咱哥倆一塊把孩子撫養成人。」

「兄弟，我謝謝你！我活不多久啦！」

「大哥，別說這話，來，咱再乾這杯！」

焦青心裡有話，不能再往外說了，說多了恐怕讓來的這位新朋友，跟著他更難受哇！

「兄弟呀，我沒有更多的囑咐，孩子給了你，你當親生的看待。你嫂子的仇不用報啦！咱也報不了，人家勢力大，哥哥我窩囊……兄弟呀，我上裡頭再拿點菜。」

「好吧！」

一看焦青把小孩抱來了，上下打量著蓋世英，然後，把孩子就放到船板上，焦青就進了那個破船艙。蓋世英看著焦青好像情緒不對。

「大哥！」

焦青由打裡邊走出來了：

「兄弟，咱哥倆今生今世短時相處，沒好夠。我的蓋賢弟呀，哥哥我要先走一步了，下世再見吧！」

「啊？大哥，你這是怎麼啦？」一看焦青的臉變顏色了。

「兄弟，我服了毒啦。我不能再活下去了，孩子就歸你吧！」

「大哥！」

「撲通」，焦青就跳了湖啦。

「焦青大哥！」蓋世英一看就是把他撈上來也活不了啦，中了毒啦！蓋世英哭得死去活來，雖然說沒有深交，但蓋世英對這對漁家夫婦深表同情啊！「大哥呀！你死得好苦。」看看這孩子想想這一家，蓋世英無名怒火，燃燒胸膛，心想，霍玉坤，你這個畜生，我宰了你！他看看孩子：「孩啊，我把你抱到船艙，你等著叔叔，我給你爹媽報仇去！」蓋世英把孩子就送到船艙裡頭去了，放下，蓋世英由打船艙裡出來，剛想下船，這小孩醒了，「哇哇」孩子一哭，蓋世英又回來了。「孩兒啊，你別哭，我去殺人，我報仇去。」拍了拍孩子，躺到那兒了。蓋世英剛要走，孩子「哇哇」又叫喚起來。蓋世英啊，心裡難受：「孩兒啊，你這條小生命得活下去，咱們得生在一處死在一起，孩子，我帶你走吧！」金翅大鵬蓋世英把小孩用小被裹好了，用一條布帶係在背後，把孩子背起來。「孩兒呀，我去殺人，你可別哭啊！」

蓋世英渾身上下紮束停當，手裡拿著護手雙鉤，背著小孩，就離開了漁船。到了無錫城裡，蹣跚上房，就來到了霍玉坤他家的房上。在房上看了看，辨了辨方向，這小子能在哪呢？這工夫，就聽見內大廳裡言語喧嘩，裡頭傳來的是一些淫詞亂語，男女打逗的聲音。蓋世英由打房上跳下來，「啪」用護手鉤把門簾一挑，蓋世英就進來了。來到客廳，一看有二十多個人，當中坐著一個小子，頭戴公子巾，身上穿著錦繡花袍，旁邊有七八個女的，跟他嘰嘰嘎嘎，把他圍在當中。桌子上擺著一桌酒菜，旁邊還有四五個家將。蓋世英用手一點：「什麼人？」

「嗯——膽大狂徒，什麼時候來到我的霍府啊？我就是堂堂有名的霍玉坤，你家霍老爺。」

「呸！」蓋世英說，「你這畜生，殺人不眨眼的強盜、霸道！在無錫城裡，你害死了多少好人，坑苦了多少良善，今天就是你惡貫滿盈報應的日子，我來要你的命！」

「膽大歹徒，你是什麼人？」

「嘿嘿，我告訴你，人送外號金翅大鵬，姓蓋叫蓋世英。我敢作敢當。我殺了你，叫你知道我是誰，我要為死去的焦青夫婦報仇！」一縱身拿著護手鉤，「啪」就奔他去了。這小子旁邊一閃身，護手鉤沒把他打著。這小子腰間拔出了寶劍，跟蓋世英也不過一個回合，「喇——」被護手鉤上的「月牙」把腦袋就給他捅下去了，接著用護手鉤「啪，啪，啪……」照身上連拉帶紮，好似切醬塊子一樣，方解蓋世英心頭之恨。

「我的媽呀——」這幫女的往旁邊一跑，蓋世英「撲！撲！撲！」殺紅了眼了，把家將又捅死好幾個。這些人一死，外邊就亂了。「了不得拉！有人行刺啊——」這一吵吵，蓋世英出來是見人就殺，見人就捅。因為這雙鉤又能捅，又能紮，又能拉，這玩意兒用處太多。人死了，蓋世英心裡有數，起碼有三十以上，殺他們少了不足泄憤，這幫小子都不是好東西！

「拿住他，別讓他跑了！——」聲音還在喊。蓋世英殺了一手血，「嗖——」就上了房拉。「追——」霍玉坤在這一帶是有名的人物，因為他仗著楊戩的勢力，當地官府都知道。大街上的官軍也都出動了。蓋世英殺出一條血路，就逃出了無錫。

從此，官府到處懸賞捉拿蓋世英。蓋世英被「逼上梁山」。他就得走這條路，上了藏軍山。山上原來的寨主，韓方、韓亮的爹叫韓佩長。這老頭不錯，把蓋世英給收留到山上。這個老頭死了，韓方、韓亮就推蓋世英為頭把金交椅。雖然蓋世英當了頭，跟下邊有話在先，誰也不許採花盜柳，胡作非為。要殺賊官，誅惡霸，剪惡安良，劫不義之財，鬥官府皇帝。不許欺負老百姓，欺負窮人。沒有事的時候，高山上種點地，自種自吃，山區還是不錯的。蓋世英收養的這個小女孩，給她起了個名字，叫蓋嬌娘。因為是老焦家的女孩兒嘛！蓋世英因為這個孩子，沒娶妻子。他想：我要對得起死去的兄嫂，娶了妻子讓孩子受委屈，我在的時候還行，我要不在當場，怕這個當後媽的虐待自己的孩子。蓋世英對嬌娘愛如掌上明珠。對這孩子那是沒說的，有點錯要看死去的兄嫂。他們死得太可憐了，就留下這麼一條根。

蓋世英在虎頭峰上把這一切的經過，對蓋嬌娘講說了一遍。這時是淚如雨下，衣襟都濕透了。蓋嬌娘聽罷之後，「撲通」就給她爹跪下了。「爹爹呀！」她把單刀往上一獻，「爹，您把我殺了吧！爹爹，我沒有想到，我還有這麼一段血淚史。您是我的親爹，爹爹，孩兒我對不住您，我不應該嫁時長青。您就把我殺了，孩兒我也算盡了孝，我不能反您。您把我殺了吧！」

蓋世英沒接這個刀，手直哆嗦，哭著說：

「孩子，咱倆是仇人，還是你把我殺了吧！」

「爹，您就殺了我吧！」

「你把我殺了吧！」

她把刀舉著，蓋世英也不接刀，腦袋往前探著：「你把我殺了吧！」

這工夫，陳清秋也來了。陳清秋也給蓋世英跪下了：

「叔叔，這個事情備從我這起。我是花雲平的未婚妻，現在我們姊妹兩個，全嫁給了狀元府的結義弟兄，她是老六的妻子，我是老七的妻子。叔叔，我們一定在您跟前盡孝，您把我們就饒了吧！」

這時候，奚金哥來了：

「怎麼，啊！怎麼還不放這個？」

「金哥……咳！事到如今，這件事就先罷了！我們舉手投降！」

「啊？大哥，怎麼回事啊？」

奚金哥怎麼來了？在蘆棚裡不是擺了酒席嘛，大家伙在那應名是擺酒席，誰能夠吃得下去？這就是看在金翅大鵬面子上的事情。奚金哥一看大哥沒回來，他心就琢磨：怎麼出事了？他由打蘆棚裡出來，就想走。阮英就出來了：

「哎，你別走！這全走了不像話呀，我們等金翅大鵬回來好一起舉杯呀！」

奚金哥說：「蓋大哥沒回來，我去看看。」

阮英說：「莫非幾位要借機脫身嗎？」

奚金哥說：「這叫什麼話，跑了和尚跑不了廟，我們不是那種人！」

阮英說：「你要走也行，我得派個人陪著你。」

「我陪著。」楊賽花說話了。

奚金哥在頭裡走，楊賽花在後邊跟著。阮英心裡有底呀，楊賽花能耐，敵得過他呀。奚金哥這小子壞，他沒有走正道，他領著楊賽花繞道走。楊賽花跟著，他在頭裡走。前邊走到一個山澗，上面有個小獨木橋，奚金哥就過了，楊賽花剛到獨木橋的當間兒，他在那邊一摠繃簧，「喀嘯」這個獨木橋就翻了，丑丫頭哎喲一聲就掉入了山澗。奚金哥當時是洋洋得意：「哼！完了吧？你還想再跟著我嗎？」他這才來到虎頭峰。到這裡一看這種情景，忙問：

「大哥，怎麼回事？」

蓋嬌娘跟陳清秋就起來了。

「告訴你，我們已經嫁給狀元府的弟兄啦！我是花雲平的媳婦！」

「我是時長青的未婚妻！奚金哥，你快舉手投降吧！」

「啊——兩個賤丫頭，鬧半天我上了你們的當了。陳清秋，我受了你的騙了。今天，我要你們兩個小丫頭的命。大哥，你不殺她，我殺她。」

奚金哥亮出了單刀，跟倆姑娘打上了。蓋世英大吼一聲：

「住手！不許再打啦！」

他們在前邊還繼續打。蓋世英一看，把護手鉤往脖子上一放，月牙對著脖子：

「你們再打，我就自盡身亡。」

「爹爹！」

「叔叔！」

奚金哥過來了。「大哥，我替你出氣！」

「金哥，事到如今，我看藏軍山是保不住了。」此時忽聽山下：

「當」「轟隆」……信炮響了。山底下，喊殺連天。蓋世英皺一皺眉頭，完了：

「金哥呀，你走吧！你遠走高飛！」

「大哥，珍珠冠是我盜的，這個官司應該我打！」

「金哥，我為朋友兩肋插刀，這個官司我替你打，你走你的。」

「大哥，我怎麼能走呢？」

「你要是有心，將來給我報仇。金哥，要不你就金盆洗手，今後別乾了，做一個安善的良民。」

「大哥，好，咱就走著瞧吧！我對得起你。」

「走吧！」

奚金哥下了虎頭峰。金翅大鵬把護手鉤插到了背後。「清秋、嬌娘，你我下山！」

「爹爹！」

「孩子，要是別人，我早就把他殺了。孩子，今天是你們逼得我，只好如此，走吧！」

金翅大鵬唉聲歎氣，姐倆你看我，我看你，跟著金翅大鵬來到了山下。這山下，打亂套了，血水片片，死屍橫躺豎臥。原來，奚金哥走了沒回來，楊賽花也沒回來，怎麼回事？金翅大鵬也沒來。就知道出事啦，當賊的想跑，阮英他們能讓他們跑嗎？雙方就動手打上了。這一開打，宋軍死的少，響馬死的多，因為他們這幫響馬，心裡沒有底呀！宋軍殺了好幾個響馬頭，這陣剩下的沒有多少了，山底下亂成了一團。五萬官兵喊殺著衝上山來。

阮英一看蓋世英來了：「大寨主，珍珠冠呢？」

「我這就給你取去。」

旁邊這幫賊說：「大哥，大哥，咱們跟他們決一死戰！」

「弟兄們，請不要多言。南路招討使，狀元陳景龍，你們二位聽我說。珍珠冠我一定獻。」

阮英說：「那響馬呢？」

「我就是盜國寶的響馬。」

阮英說：「你是？」

「對，我就是盜珍珠冠的響馬。進東京，上金殿，報案打官司，全是我蓋世英。我還有個要求，把我所有的朋友給放了，我把珍珠冠給你們拿來。不讓，珍珠冠爛到山上，我也不告訴你們。」

周景龍說：「好，答應你這個要求！」

「嬌娘，珍珠冠在我床底下，拿來！」

蓋嬌娘回山把珍珠冠拿來了。

阮英說：「我對你還有個要求，把老人家殿龍給放出來。」

蓋世英說：「早有安排。」

這工夫，老頭子殿龍也來了。蓋世英跪在老師的跟前：「師父，您打也打得、罵也罵得。孩兒我眼看進東京請罪去了，您老人家親手把我綁起來。師父，您應該打我幾下。不然的話，您就打不著啦！」